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
史料叢刊 (28)

吾民主權
努力
自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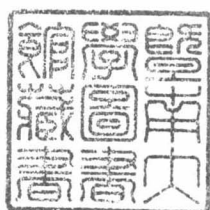
陳正茂 主編

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（上）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

史料叢刊
(28)

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(上)



編輯前言

編輯「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」一直是編者近一年來的心願，原因是自編完「曾琦先生文集」後，所有青年黨的七位領袖人物：曾琦、陳啟天、余家菊、何魯之、常燕生、李璜、左舜生；前六位均已文集或遺集的問世，而唯獨左舜生，雖其生前著作等身，然其言論文章卻始終缺乏有系統的整理。職是之故，編輯左舜生言論集就成為我最富有意義且刻不容緩的事了。

「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」，原本欲定名為「一九四九年以後左舜生先生言論集」，後以此名似欠妥當，斟酌再三，乃改今名。唯時間斷限上仍以一九四九年以後為主，在此期間，神州板蕩，國命如絲，先生南下偕居海隅孤島——香港。雖風雨飄搖，生活艱困，仍不改感時憂國書生論政之初衷，千人之諾諾，不如一士之諤諤，臧否時局，月旦人物，奮其如椽巨筆，口誅筆伐，即使得罪當道，亦無所懼，老成謀國之心，溢於言表。故先生此時期之言論，頗能代表一在野領袖之立場，而此乃編者編纂此書最主要之動機。

本書內容之來源，係以當年先生在港所辦之「自由陣線」、「自由人」、「聯合評論」等三種期刊為主，其中尤以「聯合評論」早成字內孤本，不易覓及，幸編者得青年黨前輩陳德煥先生慨贈全套合訂本，致先生晚期在港之宏言讜論，得窺全豹。茲因先生生前著作出版已多，為示本書與其發行之書有別，特將本書編輯的一些體例略述於後，以利讀者之閱讀與使用。

一、政論、時評、雜著方面：爲顧及言論集的時間性與整體性，即使前此已出版或發表的文章，仍一併收入。如「左舜生選集」（大西洋版）即屬此類。

二、史論、隨筆或遊記方面：由於有關此類之書籍，在其生前出版已多，故凡已成書者；或在他書已刊載者，原則上不與收錄，如「萬竹樓隨筆」、「中國近代史四講」、「中國近代史話初集、二集」、「黃興評傳」、「遊記六篇」、「近三十年見聞雜記」、「文藝史話及批評」等即屬此類。唯「萬竹樓隨筆」中未收錄之文章，仍以隨筆方式併入。

三、書信函牘方面：信札本來並不符合言論集體例，然因此信札均爲民國二十四年，先生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交換意見和黨內高層同志之間的魚雁往還，深具原始史料價值，故酌量以附錄方式，編列於後。

左舜生爲青年黨一舉足輕重的人物，生前備受朝野敬重，其文章言論，亦聞名遐邇，稱譽於時。今「左舜生晚期言論集」的順利出版，相信對學術界或有心研究政治者當不無裨益。而推動此書之首功者：黃欣周先生實當仁不讓，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師之慨允出版；陶英惠師的費心審查；內子張鳳慧的鼎力支持，均是編者所衷心感激的。最後至盼本書的付梓，能爲國內研究青年黨或左舜生思想者略盡棉薄，則編者區區之心願足矣。

編者：陳正茂謹序於蘆洲百省齋

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一日

傳 略

先生姓左，譜名學訓，字舜生，別號仲平，以字行。湖南長沙人。生於清光緒十九年癸巳九月初四日（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三日）。祖父莘農公，爲邑之舉人，任教諭多年，以經學名於時。莘農公有三子，長松年公（曾任湖北知縣），次子春公，三子立公，即先生之父也。子立公亦有三子，長學古，次學萬，三即先生；嘗在家設館授徒，兼業中醫，不收診金。母吳氏，湖北蒲圻人，工刺繡，一家生活賴以維持。先生上有二兄四姊，下有二妹，食指浩繁，生計不易，故少年時代即在清苦中度過。

先生生而岐嶷，穎悟過人，四歲時開始認字，五六歲時讀詩，八歲入塾，讀「三字經」、「千字文」、「四書」、「左傳」及「詩經」，暇則閱讀流行木刻唱本，如歌謠、彈詞、戲曲之類，興趣盎然，其愛好文藝，出自天性，終其身未變。光緒三十年，先生十二歲，始入「長沙官立第十八初等小學」，常利用假日，博覽各種小說劇本至三百種之多，對於演戲、說書、講平，尤爲喜愛。光緒三十四年春，考入「長邑高等小學」，校長余子照，教員唐濟渠、曹孟其等，俱一時名師，對先生之學問思想影響甚大。自第三學年起，先生開始瀏覽新出書報，如「時報」、「清議報」、「新民叢報」、「飲冰室自由書」、「國風報」、「民立報」及有關鼓吹革命之小冊，涉獵殆遍，對於「立憲」「革命」兩派思想，均有所體會，時有問題提出，使老師窘於作答。黃花崗之役，予先生之刺激至深，讀烈士慷慨激昂之供辭，不禁痛哭流涕，悲憤萬狀。民國元年春，先生入「長沙縣立師範」肄業，其秋轉入「外國語專門學校」，選習日文。

民國二年夏，先生束裝赴滬，入震旦學院攻讀，與曾琦、李璜、黃仲蘇等同學。畢業後，赴南京黃仲蘇家任教席。民

國八年初，加入「少年中國學會」，曾先後介紹東大、金大、及河海工程學校之優秀青年多人入會。不久，五四運動爆發，北大學生代表抵京，運動罷課，賴先生與各大學學生聯絡，始得廣樹聲援。民國八年冬，先生由京赴滬。翌年春，入中華書局編譯所任新書部主任，曾陸續出版新文化叢書、教育叢書、少年中國學會叢書，並主編「中華教育界」、「少年中國」月刊及「少年世界」月刊，自此名重海內，士林爭相結納。時「少中」會友紛紛出國留學，先生繼任學會執行部主任，獨負處理會務之重責，舉凡出國船票之洽購，稿件之投遞，報社通訊之接洽，書籍之出版，乃至一切收款匯款之瑣務，悉賴先生為之代辦，其篤於友情，樂於助人，誠足以勵後進而勸末俗。不料民十以後，會中發生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，浸假又演為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，至十四年雙方正式決裂，會務亦由此停頓。先生於歷次年會上均站在反共立場，予共產分子以嚴正之駁斥。民國十三年秋，青年黨之機關報「醒獅週報」在滬發刊，先生任總經理，自校勘以至發行，皆親任其勞。對外則與孤軍社及商報負責人如陳布雷、陶希聖、薩孟武、何公敢等相往還，形成聯合反共之局。十四年，正式加入中國青年黨。按先生自民九起，即致力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，迄民十五止，已出版「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」、「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」、「辛亥革命小史」等數種，以後又發表「中國近百年史資料」初編及續篇，實開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先河。十五年秋季，由書局資助，赴法留學，除每週至巴黎大學上課外，曾遍訪巴黎附近之勝蹟及博物館，藉以了解法國之歷史文化與藝術。其後「法蘭西史」之出版，殆此行之結果也。十六年秋返國，仍任書局編輯，益埋頭於史籍之鑽研。十七年至十九年間，先生在滬除經常為「醒獅」寫時評外，並為「長夜」及「長風」月刊撰論，襄辦「知行學院」以訓練幹部人才。在共黨長沙暴動後，又與陳啓天等創辦「剗共半月刊」，報導湘鄂贛三省共黨燒殺之慘狀，以警醒國人。

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爆發，先生與陳啓天等創辦「民聲週報」，主張對日作戰，並發起「抗日急進會」，以利抗日行動之推進。次年「一二八」淞滬戰起，先生乃辭去書局職務，雖在復旦、大夏兼課。尚有充裕時間，奔走國事。主辦「申江日報」，鼓勵民心士氣，備極辛勞。曾被上海四十公團推為代表，前往北平，勸說張學良、吳佩孚出兵抗日。時

先生已與章太炎相識，每週必往長談，縱論時局及革命史事，頗多爲前人之所未發，對先生之近代史研究裨益良多。二十三年七月，先生赴廬山晉謁蔣委員長，開國、青兩黨聯合抗日之先聲。在赴廬山前，先生曾分訪蔣百里及黃膺白，以求對委員長有深一層之了解，具見先生臨事之不苟。先生常告其同志曰：「余代表青年黨與蔣先生見面，但求團體不失立場，個人不失身分。」其光風霽月之襟抱類如此。二十四年春夏之交，先生應邀至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教書。七月，被推爲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，於其寓所闢室成立「現代研究室」，附設圖書館，「國論月刊」亦於是時發刊。秋後某日，蔣委員長約談，先生以其時抗日輿論漸趨激烈，乃建議成立一類似民意機關之「國民參政會」，以加強團結。二十五年夏，先生首次赴日考察，但與日朝野接觸之結果，深信中日一戰，決無可免，返國後力促國人全力備戰。

二十六年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先生應邀參加「廬山談話會」。「八一三」滬戰爆發，倡導成立「上海教育界戰時服務團」，發動大上海之人力物力，支援前線將士。旋赴京參加「國防參議會」。十一月下旬，南京告急，搭江輪抵武漢。是時先生已有一種隱憂，即戰爭前途，無論勝敗誰屬，必然兩敗俱傷，易爲野心的第三者所乘。二十七年春，在長沙創辦「國光旬刊」，鼓勵國人敵愾同仇，爲國犧牲之決心，後遷武昌出版。四月，先生正式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蔣公交換函件，重申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信念，是爲我國政黨關係步入民主正軌之始。六月，創辦「新中國日報」於漢口，親自主持編輯事宜，恒至深夜始歸。七月，經遴選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，並推爲駐會委員會委員。按國民參政會爲抗戰期間之民意機關，對監督政府有相當作用。自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，共舉行四屆十三次大會，先生始終參與其事，貢獻甚多。八九月間，隨政府撤至重慶。二十八年，「國論」在渝復刊，改爲週刊。九月，在參政會一屆四次大會中，與張君勱等提案，要求結束黨治，立施憲政，以發揮民力，而利抗戰。三十年十一月，先生曾起草一重要提案：「促進民治，加強抗戰力量案」，經參政會二屆二次大會通過，其要點爲：（一）抗戰終了後，即召開國民大會，制定憲法；（二）增強戰時民意機關組織與職權；（三）延攬各方人才，實踐「天下爲公」之遺訓；（四）人民合法自由予以保障。三十年，先生與張君勱、梁漱溟等發起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，曾一度任秘書長，並主編「民憲」半月刊，後因該同盟爲共黨所滲透，改組爲「中國民主同

盟」，先生乃與青年黨同志全體退出。三十四年七月，先生與傅斯年、褚輔成等有延安之行，其動機在對中共求得進一步之了解，或於解決戰後問題，不無裨益。但此行結果，發覺毛朱等孤陋寡聞，野心勃勃，而且根本不要民主，知其必為禍於國家，絕無妥協之可能。此先生之所以拒絕參加「政協」，即對調停國共軍事衝突之工作亦認為多事也。

三十五年一月，先生復員返滬，籌辦「中華時報」及「中國人文研究所」，其後又恢復「青年生活」月刊，青年黨在戰後即憑此基礎與共黨展開思想鬭爭。十一月，制憲國民大會揭幕，先生代表青年黨發表談話，嚴申參加制憲國大之理由與立場。在預備會議中，先生當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。三十六年春，青年黨中常會推舉先生出任行政院農林部部長，在其一年又八個月之任內，對散佈各地之附屬機構，隨時前往視察，不斷予以鼓勵，並多方解除其困難。計已完成一全國性之「糧食增產計劃」，部分且已付諸實施；若干重要農產品如桐油、茶葉、蠶絲、豬鬃等，均訂有獨立發展計劃，棉花的增產與改進，已有顯著成績；土壤調查與肥料運用，亦在積極進行；在南京建一「首都農具製造廠」，已開始出品；對若干研究實驗機構，更設法增加其設備，充實其內容。惜為時太短，不獲施展抱負。三十七年春，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三十八年四月，先生自滬來臺，九月赴港，籌辦「自由陣線」週刊，在港九重樹反共旗幟，並經常為「自由人」撰文。四十三年春，由港返國，出席國大第二次會議，當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。旋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。冬，出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四十五年四月，任中華民國各界日本親善訪問團團員，赴日訪問。四十六年，受聘新亞書院講學。翌年，與港九反共人士創辦「聯合評論」。五十一年九月，先生離港飛美，作為期四月之訪問：由舊金山而紐約、波士頓、華盛頓，遍訪各地之著名大學、圖書館、博物館，與留美學人、僑胞，及美國文教界人士，交換有關反共復國及學術研究之種種問題之意見。於五十二年一月下旬始由美返港。五十四年，應邀在清華書院講授中國近代史，並為高年級學生主講史記及漢書。五十五年，先生擬定讀書五年計劃，重點在治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，每年出書一種。自該年起，每逢夏秋之際，輒有臺日之行。來臺目的之一為促成青年黨之團結；至歷次訪日之動機，乃有鑑於彼邦復興之速，欲了解其今後動向，究於吾人之反攻復國利害何如耳。

先生自去年（民國五十七年）以來，即感易於疲勞，體重銳減。今年五月忽小便出血，且發高燒，經送入香港法國醫院檢查結果，知其左腎已壞，肝亦有病。七月十六日力疾來臺，於促成青年黨團結後即返港。八月十一日舊病復發，再入法國醫院治療。後因各方之敦促，乃於九月十四日來臺，入榮民總醫院診治。終以年邁力衰，不能動手術，病況日趨沉重，延至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廿五分，溘然長逝。享壽七十七歲。

先生於民國五年與劉名璧女士在長沙結婚，民國二十七年與黃竹生女士在重慶結婚，共有六子二女，長子宗矩（留港），次宗惠（在臺，媳董明霞女士），三宗志（早夭），四宗明（留大陸），五宗楷（留港），六宗權（留美，媳劉雅愚女士）；長女宗華（留港，適張），次宗機（留港）。

綜觀先生一生為反共救國、民主憲政、弘揚學術而奮鬥，五十年如一日，從未稍懈其努力。為人則氣魄沉雄，剛正不阿；治事則條理細密，貫徹始終；好讀書，勤寫作，雖在顛沛流離之中，仍坐擁書城，怡然自得，洵當今之書生政治家也。其文一如其人，簡潔精鍊，斂氣於骨，奔放而有力，自然而壯麗，蓋深得陽剛之美者。二十年來在港臺出版之新書，有「反共政治論集」、「近三十年見聞雜記」、「萬竹樓隨筆」、「中國近代史四講」、「中國近代史話初集」、「文藝史話及批評」、「黃興評傳」、「中國名人軼事」、「遊記六篇」等十餘種，未出版者尚有「宋教仁評傳」、「梁啟超的生平及其思想與著作」等數種。

嗚呼！一代學人，從此長眠，然國土未復，國仇未報，國恥未雪，詠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之句，知先生必難於瞑目也。後死者其念諸！

左舜生先生遺言

舜生先生自民八以後，即奔走國事，不遺餘力。後加入中國青年黨，更畢生爲民主反共而奮鬥，同時亦不忘學術研究工作之推進。茲將先生近年言論中有關國是及政黨問題之意見，摘錄於后，以供國人及本黨同志今後努力的參考。

一、抗戰時期，舉國對外，團結抗日，經過八年的艱苦奮鬥，始獲勝利。今天局面之艱難，超過抗戰時期，爲歷史所未有，抗戰時期能夠團結，難道今天還不能團結嗎？面對當前的敵人，團結還不一定有效，何況不團結。

二、過去每逢大陸上有什麼變動，有些人就責備政府又失去了一次反攻的機會，我個人從來沒有作過這種責備，因爲反攻復國是需要許多條件配合的，這是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，豈能放言高論。我們應該共同努力，造成可戰之勢，至於何日開始反攻行動，應聽候最高統帥的決定。

三、毛共最大的弱點，乃是一個「陋」字。他們的一切措施，均有如坐井觀天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以僅有的一點微薄力量與淺陋見識，企圖搞世界革命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

四、毛共政權已經不能領導知識分子，所以只好來領導小孩子胡鬧，因之，毛共的失敗乃爲必然之事，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。但毛共政權的失敗，並不等於我們的成功，這中間並沒有一個等號。我們的將來，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。

五、真正的建設，是應作廣義的解釋，譬如經濟、社會、倫理、心理等等。假使這些建設不是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上，不是爲人民着想的，那麼這種建設便會經不起考驗。相反的，要是我們的建設是處處以人民利益爲前提的，人民便會歸向於你；民心的向背，是勝敗關鍵所在，即使洪水猛獸如毛共者，我們也可兵不血刃，戰勝他們。

六、政黨的結合，應以政治主張爲本，沒有政治主張的，不成其爲政黨。一個政黨內部有意見，如果是政治主張的不同，那不要緊，即使分道揚鑣，仍不失爲光明磊落。

七、一個黨的團結，形式上比較容易，精神上則比較困難。在形式上的團結成功以後，必須繼續致力於精神上的團結工作。

八、一個政黨應隨時培植繼起接捧的人，以促進新陳代謝的作用，永保黨的新鮮活潑的生命。

九、我時常有幾句話向朋友們說起：「政治者俗人之事，君子不得已而爲之，小人因緣以爲利。」我們人人應該關心政治，但決不需要人人都去從事實際政治。我們要有所不爲，要能甘寂寞，要耐得窮，要不畏強禦。

十、我們以書生集團起家，希望同志們要勤於閱讀，研究各項問題，須知救國建國之道多端，無一不需要高深的學術基礎。我們上了年紀的人，不得不特別愛惜時間，加倍用功讀書，充實自己，一天至少要當一天半來用。但願天假以年，使我能實現預定的計劃，再完成幾部歷史著作，有機會還想到東南亞各國及日本去看看，希望對國家和黨做一番最後的努力。

左舜生常懷千歲憂

吳相湘

左舜生爲近六十年來，注意研究中國近代史三五先驅之一，與李劍農、蔣廷黻齊名，而各有樹立。抗戰前後憂懼中日關係。晚年目睹日本迅速復興，驕氣益張，更幾次東遊，實地考察研究，力求深切了解，以警醒後代子孫。自謂「常懷千歲憂」。

左曾任「少年中國學會」執行部主任、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。民國二十四年春，任教南京中央政治學校，開啓國民黨與他黨合作之端。民國二十七年四月，左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蔣總裁交換函件：擁護政府，共同奮鬥。抗戰勝利後，嚴斥共黨陰謀，毅然參加制憲國民大會，出任農林部部長，爲中國政黨政治之創格。左鄉土觀念極濃，蓋深受三湘經世致用學風之薰陶，真能身體力行而見諸事實。

左舜生，譜名學訓，字舜生，別號仲平，以字行。筆名黑頭、阿斗。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三日（清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四日），出生於湖南長沙。中華民國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）十月十六日病逝於台北市。

左出生於一食指浩繁又無恒產的清寒家庭。祖莘農，舉人，任「教諭」多年，以教經書及八股制藝有名於時，所謂「長沙左莘農，善化楊墨農」。口碑載道。父子立，家館塾師，兼業歧黃。母吳氏，宦門女。生三子六女。左舜生居第七，上有二兄四姊，下有二妹。

左出生之次年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。正如左晚年自述所指陳：「中國近十多年來的一切動亂，便從這一幕開始。」「生的時代不同，所受教育不同，世亂年荒，五十年也不會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，仍得掙扎著活下去。」

左出生時，祖父早逝。遺產僅舊書數箱，別無長物。父在家設館授徒，兼業中醫，收入微薄。幸左母堅苦持家，精刺繡，以雙手領導五女及姪女姪媳與學徒等十五六人每日勤奮工作，繡品售價或工值所得，維持全家二十人生活。

左年三歲，其母抽暇教讀方字，嗣因繡件趕工，乃由左伯父之女，左稱之「大三姐」代課。雖仍用方字，教讀時却活用分類法、常用事物舉例、正反兩面字義、上下加字法，左學習興趣益濃，如是者四五年，左已漸能熟讀四十餘詩句。

左七歲，正式入學其父館塾，注重背誦「三字經」、「四書」。與左「大三姐」常加講解者不同，故左仍時時請「大三姐」教導認字造句讀詩。至十歲時，左已背誦完「四書」、「詩經」及「左傳」五分之四。

小說戲曲興趣濃厚 名師啟迪剪除小辮

一九〇四年春，左十一歲，入學長沙縣立第十八初等小學。時新設學堂，課程以讀經、國文、算術為主。左憑藉已在家習讀七年之基礎，故對各科作業容易完成，常有餘暇，即閱讀小說或看戲，偶或模仿哼唱三五句以爲樂。四五年中，左搜集各種小說戲曲小調，乃至「牡丹亭」「長生殿」「桃花扇」等約三百種之多。左自述：「這是我藏書習慣的開始，也是我自動讀書的初步。」而其影響於左一生極重大，左晚年回憶及此有云：「現在想來，合計在私塾四年，初小四年，所給我的影響并不太大；反而是這一大堆並非高文典冊的東西，却至今還在我的腦子裡留著清晰的殘影。」

一九〇八年春，左升學入長邑高等小學，在校四年，一九一一年冬畢業，爲左所受最基本的教育。

其時，正值國民革命與君主立憲浪潮澎湃激盪之際，但各級學校教師大多科舉出身，極少言及時事。左在校肄業二年僅偶聞譚嗣同、唐才常姓名，並不知孫文、黃興爲何許人。一九〇九年夏，左開始閱「上海時報」及長沙「大公報」。自動閱書習慣亦於此時開始培養。袁了凡、王鳳洲之「綱鑑合編」即左閱讀舊歷史書之第一種。梁啟超之「清議報」、「新民叢報」亦於此時常在左書桌上。「民立報」出版，左更喜閱讀，至對小說戲劇之嗜好亦與日俱增，尤愛讀紅樓夢諸書。

一九一〇年冬，長邑高等小學校長教師均有更易。經學教師曹惠（孟其）爲葉德輝弟子，又私淑王先謙，而思想頗新。常言章炳麟學問勝過譚嗣同，康有爲西學不如梁啟超，甚至昌言革命比立憲好。左與同學王廷闈等因此種種啓示，心胸開闊。閱讀新刊書報益勤，且從此養成寫日記習慣。左晚年自述：「綜計這四年中，所有教育過我們的先生們，包括前校長余先生，我們都從他們得了不少益處。但啓發我最多的，仍推曹孟其先生第一。因此我在畢業後三十年，依然和他保持了不斷的聯繫。」

一九一一年春，資政院湖南籍議員羅傑（峙雲）在北京自動剪下髮辮，並寫一告別辮子詩刊載報紙。羅爲憲政運動有力份子，爲三湘青年所崇拜。長沙學生自報紙閱悉此事，均感興奮。長邑高等小學三年幼學生亦將小辮剪去。校長大怒，懸牌予以開除學籍。左目睹此三同學收拾行裝即將離校，乃與同學集議挽救方法，決定於就寢前全體剪下髮辮。左早預備一大剪，並當衆首先剪去小辮。同學四十餘人先後剪辮後，左又告同學以第二步辦法。校長見狀殊恐慌，邀請長沙勸學所所長左學謙到校調解，收回開除三人成命，風潮始未擴大。

廣州「三二九」舉義不成，革命先烈林覺民等就義前供辭及家書刊載報紙。左閱讀後，不禁痛哭流涕，悲憤萬狀，所受刺激至深。武昌起義，湖南響應。各學堂教師均剪辮，惟長邑高等小學校長仍頑固。左等睹狀不勝憤慨，乃集議推舉同學強硬逼迫校長剪辮。左晚年自述及此認爲「勝利」：「我生平最不會搞群眾運動，對群眾也不信任，尤其不喜歡那般自命不凡，認爲自己可以領導別人的人們，但這一回我總算小小的試驗了一次。」

一九一一年冬左在長邑高等小學畢業，算術國文成績殊佳，對理化博物極感興趣，祇因家境清寒，最後一年學費尙是慈母典當皮衣始能交納，故無法升學普通中學再循入大學，惟有入學不取學膳費之長沙縣立師範就讀。其後五十餘年左之生活相當複雜，即因此家庭經濟困難之影響。

長沙師範創立不久，校中課程及教師均不充實。左每日恒至定王台圖書館閱讀新刊書報。求知慾愈濃，愈不滿意於師範學校課程。就讀甫半年，即退學，改入一新成立「外國語專門學校」學習英語，兼修日文。

曾左李同窗攻讀 主持「少中」執行部

民國二年夏，左之長兄學古決定資助左東下求學。次年秋，入上海震旦大學。此為天主教設立，以教習法文為主。學生以江浙籍最多，其次則廣東人，長江各省籍人最少，其中又有教徒與非教徒之分。寄宿舍寢室之分配均以籍貫與信仰為主。左與李璜，曾琦（四川人）、陳登恪（江西籍）四人因此遂被指定同居一寢室。其後中國青年黨領導人「曾左李」，即在此一情勢下初相結識。

其時，李年十九，曾習法文，隸插班生。左年正二十一歲，曾年長於左一歲，同屬新班。雙十年華，初習法文，自難適應外國教師之教授法，惟左於中國文則均冠儕輩。每值課餘，因不諳滬粵語，故左多獨往觀京戲以自娛。

左在震旦求學費用全由長兄負擔，不幸左肄業僅二年半，其長兄臥病失業，再無其他供應來源，惟有輟學。民國六年，幸同學黃仲蘇敬佩左之學殖，特稟准其父延聘左為西席，至南京黃家教讀其弟妹，左因得一枝棲。

民國八年初，左加入曾琦、王光祈等創立之「少年中國學會」，且先後邀約東南大學、金陵大學、河海工程學校同道合友好多人入會。「五四運動」發生，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南下，其中多少年中國學會會員，因得左介紹與各大學聯絡，廣樹聲援。是年七月十五日，「少年中國」月刊公開問世。此一創刊號有左（用學名「學訓」）撰「中國家庭對於子女教育的根本錯誤」一文。第二期刊有左撰「優美愉快的家庭」文。是年冬，左自南京赴上海。臨行寫「南京」新詩贈別友好。其中有句云：「南京，我和你兩年的戀愛，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自然的美……莫愁湖邊的柳、復城橋上的月、古道的臺城、暮色的鍾山。」「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親愛的朋友：有的似雨花臺畔的石，有的似揚子江的水，有的叫我不能忘記，有的教我拖住腳了。」其篤於友情，愛好自然風景之心情由此可見一般。

其時，中華書局負責人陸費伯鴻面對「五四」新潮，欲乘風氣之先，整頓書局內部，苦無人才。就商於南洋商業專門

學校校長郭虞裳。郭當告以「少年中國學會」中人才濟濟，如左某即為可用之才。陸從郭言，展轉得識左。民國九年，左被延聘入中華書局編譯所，主持新書部。左乃陸續延用少年中國學會友陳啓天、余家菊、田漢、張聞天、曹芻、金海觀、舒新城等入中華書局任編輯。先後編印「新文化叢書」、「教育叢書」、「少年中國學會叢書」等，行銷一時。民國九年秋，王光祈出國赴德習音樂，左繼王出任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，兼主編「少年中國」月刊，聯絡散居國內外的二百餘會友，照料會友的往來、通信、匯款以及著作出版事宜，其一生事業從此發軔。

左在長沙求學時即常閱梁啓超文字，對其史學成就更所私淑。民國九年春，梁寓上海，左曾與王光祈以梁為「少中」贊助員，曾往拜謁。其後梁著述交中華書局出版，常與左通信，於左甚多啓示。

左自幼好戲曲，在上海時看京劇，而其友田漢、唐槐秋則正以改良新劇各組劇團，青年男女演員常來左旅寓，左亦樂與周旋。

自「少中」發起人李大釗言行左傾，民國十年，「學會」內部即有「社會活動」與「政治活動」之爭，繼而引起「國家主義」與「共產主義」之爭。在此兩次連續爭論中，左始而贊成社會運動，繼而贊成國家主義。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，曾琦、李璜等在巴黎正式宣告：中國青年黨成立，揭櫫國家主義、民主政治、社會政策，以內除國賊、外抗強權，躋國家於獨立自由。民國十三年，曾李與左等在上海創辦「醒獅」周報，左擔任總經理，皆親任其勞。對外則與「孤軍社」及「商報」負責人如陳布雷、陶希聖、薩孟武、何公敢等相往還，為其後聯合反共之局前奏。

「少年中國學會」內部爭辯不已，年會已不能舉行。民國十三年冬，左因李璜、方東美等自武昌來上海，乃約集各會友於其寓所，意在協商如何重振「少中」學會之旗鼓。參加者有國家主義派之李璜、曾琦、陳啓天、張夢九等，共產黨員則有惲代英、鄧中夏、張聞天、沈澤民、楊賢江等。會友方東美、王崇植、謝循初亦在座。左以主人身份周旋，孰料「醒獅」與猛虎相值，初時尚作客氣以辯論政策問題，隨即野性發作，激烈爭論，拳不停揮，各以殺頭為威脅。方東美等當起坐哀求雙方平心靜氣，保持學會「超然獨立於一切政治權力鬥爭範圍以外」之基本立場。辯論至深夜，終無結果。從此

「少中」完全停頓。民國十四年春，左加入中國青年黨，開始走上政治活動路途。當時一切祇能秘密活動，通信均用「黨號」即代號以資掩蔽。左之黨號「謬公」。

左自入中華書局工作，日處人文薈萃、圖書豐富之上海，研究近代史之興趣日濃。先後撰有「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」、「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」、「辛亥革命小史」諸書，又輯刊「中國近百年史資料」初編及續編四冊。在近五十年中，可謂研究中國近代史先驅者之一。

民國十五年秋，左年三十二歲，由中華書局資助赴法國遊學。

左自十六七歲理解自動讀書，對於西洋文化即不勝其嚮往。在上海前後寓居八年，十里洋場目見耳聞，又不免引起無限懷疑。今得西遊機會踏上法國郵船，始有接觸西洋文化的實感。而過去在震旦大學習讀三年的法文，亦得實用。左曾將沿途見聞用通信方式寄交「醒獅」週刊發表。

左素喜愛法國文學，準備西遊時，又曾研讀法國歷史。是年八月十五日到達巴黎，稍一遊覽各名勝古蹟，即往各書店選購新舊書籍，旋即寓居郊外，除每周按時至巴黎大學上課外，極少與友朋來往，以便專心讀書。偶閱辜鴻銘「中國民族之精神」法譯本，其中比較中、英、德、法文化，以為惟中法兩國文化可謂博大而精深。左身處色納河畔於辜說頗有同感，以為法國文化可作中國益友。

左旅居法國得二兄辭世噩耗，鄉愁更加傷痛，致成失眠症。王光祈自德國寄款來法約左往遊，亦無心登程。惟每日購閱書刊，或往博物館參觀。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束裝離巴黎至馬賽登船東歸。不幸甫抵上海又聞長兄病逝，乃趕往南京料理善後，並迎養雙親至上海，仍回中華書局編輯所工作。

左出國十四閱月，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變化，即北伐軍底定長江，國民政府建都南京。自左歸國以至民國二十年孟秋約三年間，內亂外患交乘，左除經常為「醒獅」撰時評，並為「長夜」「長風」月刊撰論，襄辦「知行學院」以訓練幹部人才。民國十九年七月共黨長沙暴動後，左又與陳啓天等創「劇共半月刊」，警醒國人注意共黨活動。民國二十年「九一